



文化:古典梦想与现代追求

□傅修海

福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大众文化、民俗文化,贯穿华夏文明始终,成为“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、吉”六大吉祥之首。“福”字“示”字旁,表祈福,是两只手捧着类似于酒罐的东西供奉神灵或祖先。“福”表示器皿中满。整个字合起来就是盛满供品供奉祖先或神灵,祈求得到庇佑。此后,“福”演绎为“一口田,衣禄全”,就是世俗化时代的阐释,从宗教神明的敬畏和精神向往,转而指向现世的悦纳与肉身的幸福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里,“福”又分为“五福”。《尚书·洪范》里说:“五福:一曰寿,二曰富,三曰康宁,四曰攸好德,五曰考终命。”也就是方海权所说的“长寿、富贵、无病、子孙满堂、善终”,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小国家民时代下,个体人生从起点到终点,以家族、身体为中心的各个环节都顺遂圆满的期待,也将世俗的“幸福”分解为可以期待和努力追

求的五个环节。显然,这里是以尘世环境中的凡人身心愉悦与家族繁衍为中心,将幸福的目标具象化,进而建立世界与族群的关系,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中国人对“福”的古典梦想,也是古典中国幸福文化的本质,分解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,就是所谓“衣食是福”“平安是福”“和谐是福”,诸如此类。有学者甚至认为,几千年的福文化已形成四个文化体系:福字文化体系、福地文化体系、福的民俗文化体系、福哲学文化体系。“福文化”的阐释一时蔚为大观。

“福文化”是现世的文化,也是世俗的幸福,它可望亦可求,而且努力即可得。这就是尘世间芸芸众生的美好人生,他们的幸福生活于是有梦想,有了期盼,有了寄托。据《梦梁录》记载:“岁旦在迳,席铺百货,画门神桃符,迎春牌儿……”士庶家不论大小,俱洒扫门闾,去尘秽,净庭户,换门神,挂钟馗,钉

桃符,贴春牌,祭祀祖宗。”所谓“贴春牌”的“春牌”,就是写在红纸上的“福”字。开春、开年在即,贴上一个“福”字,不仅是对纸张汉字的威力与神迹的敬畏和崇拜,更有每个人对心中梦想与美好的无限向往和期待。2012年6月28日,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,追求幸福是人的一项基本目标,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类生活中的普遍目标和期望,决议将今后每年的3月20日定为“国际幸福日”。可见,福的追求,也是人同此心、心同此理。

福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它形塑了中国人历史悠久的许多美好期待与愿望,但也固化了中国人许多蔚为风俗的观念和思想。从福字的造字内涵,到中华传统典籍里的福和福解释,处处可见福文化中包蕴着的中华民族无意识的认同与共情。站在当下和现代的角度,福文化就是一种个体独立与自由的身心感觉,是一种现代人的身心

状态。基于此,高国民收入、人人平等、制度保障、身心自由愉悦,如此种种,才是实现现代中国人的幸福感的必要条件。福建,是全国唯一以“福”字冠名的省份。省会福州,也是全国唯一以“福”字冠名的城市。八闽子弟世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,与“福”结下不解之缘。在福建弘扬“福文化”,理所当然。从境、物、事、人四方面来说,福建更不愧为有福之地,福山、福水、福器物、福人事,样样俱备。不仅如此,地处海峡两岸的福建还有其得天独厚的弘扬“福文化”的优势与使命,福文化不仅是福建、福州弘扬地方声名的文化旗帜,也是海峡两岸共同传承与激活中华民族传统、开创美好未来的文化纽带。有鉴于此,勇于担当“福”文化交流的使命,积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,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崇福、祈福、修福、造福,加强两岸“福”文化历史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利用,

拓展两岸中华民族“福”文化交流与现代创新,推动两岸共叙幸福故事、奔向有福未来,将是福建激活“福文化”传统、谱写“福文化”现代追求的新篇章。总而言之,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当今社会固然具有重要传承价值和借鉴价值,但也更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站在新时代的高度,我们不仅要认知与传播传统福文化,发掘传统福文化的思想精髓,更要接续当下生活的烟火气,接续现代生民的活气和地气,不仅要激活古典传统以链接日常当下,也要开辟现代的包容传统,进而开创有益于新时代中华民族和谐文明发展的“福文化”的现代魅力与世界性价值,让“福文化”走向世界,走进未来。

事实是,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朝向未来、走向梦想的文化。有福有未来,这就是福文化的精髓。

清代文士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道:“有工夫读书,谓之福。”这是关于读书是福的经典论述。如果能有一个安逸清静读书之处,那岂不更是福上加福。我就有这样一个乐享清福的地方——桃花溪。

桃花溪本是虎头山中一条并没有名字的小溪流,遇见它对于我来说就像当年那个发现桃花源晋人一样,纯属意外。平日在山野中漫步的时候,我常常只会在山林的边沿地带随意地走走,并不会走得太远。那天,走着走着,心里陡然起了一个念头,这条蜿蜒曲折的山径,究竟会把人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?于是就起了兴致,决定沿着山径一直往山里走去。没想到越走山林越发茂密,狭窄的山径也逐渐被荒草荆棘所覆盖。就在我犹豫着是不是再往前行时,突然隐隐听到前方有流水的声音。于是便攀着树枝藤条,扒开割人的茅草,仍然不管不顾地往山里走去。一直走到连长满荆棘的山径也没有了,终于见到眼前是一个幽静的山谷,一条蜿蜒清澈的溪水在不远处静静流淌着,发出淙淙的水流声。

也。就在这个瞬间,转身一瞥,我意外地看见溪水边站立着十几棵桃树,树上的桃花开得正艳,既有红色、粉色,也有深粉、浅粉,把一个并不宽敞的山谷装点得格外妖娆。已是暮春时节,城里的桃花早已谢了,然而这几株桃树居然还盛开着。而且不只是一两朵,而是满树皆花,团团簇簇,无比的热闹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当年读白居易这首诗时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,此刻身临其境,陡然之间感到美不胜收。这才悟到,这样的中心,这样的情怀,这样的感受,怕是有身临其境才能有所感悟与领会。

待情绪稍稍平静下来,我便仔细打量起周围的环境。溪面不宽,然而流量不小,由此也产生了不小的溪流声。在

红红福福

□远野

将红纸裁成狭长条,压在福物之中,经此一点缀,福韵与喜气瞬间就出来了。

标红,则是直接把红色与物品合于一体,如给老人家贺寿,常送线面。一小捆一小捆的面,在没有包装的情况下,就是简单的白色。人们便用红线把它们一一扎起来,再摆成堆,如此红白相间,就丰富喜庆了许多。年节用的馒头、礼饼、白粿等,也用红色在上面正中戳一圆点,同样具有画龙点睛,使之“秒变”庄重、生动、热情的福品之巧妙。

有些时刻,福气厚重,点级式的签红、标红都不足以表达其程度,就要通过染红达到更热烈的效果。如喜得麟子,做“生旦”时,给沾亲带故的人派送红蛋,就是将白煮的鸭蛋整个染红。到了满月,要派送红糍粑饼,就是给它们沾满可食用的红色粉末,形成外观通红的福饼。

还存在着一些“标”与“染”都不合适的情况,那就通过“包”来达成。一种“包”,是用红的袋子或容器装上,如我们常见的红包和福袋。还有就是以漆成红色的方、斗、盘、盒、篮等福器进行盛放,如娶媳下聘用的“礼担”,就是把礼饼和线面装到漆成红色的竹器中运送;还有供桌上摆放“五子(花生、桂圆等五种干果)”的红盘子,装上糯米插线香的红米斗等,都是通过“包装”来达到红红福福的效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还经常爱福及虎。福州话里,“福”与“虎”发音相近,二者便经常被通用。如男婴周岁时,外婆常会置办一些行头,最常见的是虎头帽、虎头鞋,都是用红艳艳的布料做成萌萌的老虎模样。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了给孩子辟邪,实则还有踏福成长、受福庇护的意思。

有幸居福州,吉祥过大年,红红福福的景象越来越丰富,红红福福的氛围越来越浓郁,红红福福的文化更让我们沉浸其间。愿新一年,新一春,幸福到家,福气满满,福福无边。

这种家风家教已经传承几千年了。孔子说: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。”对颜回的甘于清贫大加赞赏。曾国藩要求家人养成三个好习惯:一要勤劳,不能安于享乐,不能铺张浪费;二要勤勉好学,只有主动学习才能走好人生路;三要养成早起的习惯,万不可有松懈之风。清代袁可立家虽丰腴而自处约素,常以惜福教家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就是这样教育后代的。

道家以为:祸福相倚,如果你不惜



我们很小的时候,刚够坐上饭桌,父母就教育我们:“饭一定要吃完,不能浪费粮食。”更是言传身教,把掉在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放进嘴里。到了念小学,老师教我们念《悯农》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这就是中国式教育,长辈教我们从小就要惜福。

儿时,家里有几个糍粑,用硬木凹雕而成,有图案,有文字。年底打米糍时,印在米糍上的“福”“春”“喜”我全都认得,小手指着,大声地念着。再大一点,我便能磕磕绊绊地念出对联上的字:“春来百福扶摇上,富伴千祥直上来”“十福百福全家福,千春万春满堂春”……待我玩得动小剪子时,便跟着母亲学会了剪“福”字。除夕,父亲在中堂贴年画《梅开五福》时,我举着自己剪的“福”字,把它贴在八仙桌的牙板上。父亲在户对上挂红灯笼,我在门上贴“福”字……小小的人儿,举着“福”字到处贴,连柴房、猪舍都不放过。

那时还小,不知道“福”是什么意思,只觉得《梅开五福》的红梅,火一样开得酣畅淋漓,大红的光芒映照得整个中堂都有淡金的幻影,很好看。那到处张贴的红灿灿的“福”字,更是让人心生暖意。“福”是什么?我的父母说不出“福”字最初是象形字,是“两手捧酒献于祭台”。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他们,告诉我:“福,就是好!什么都很好!”

新年到了,我们祈求上天赐福。新春祈福有相对固定的形式,各地不一,形成丰富多彩的民间祈福文化。这种祈福文化来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。闽南正月有跳火盆的习俗,白天迎神赛会,夜间在广场上堆起高高的稻草,燃起冲天的焰火,然后抬着轿子从高高的焰火上跳过。这些都是新年民间驱邪祈福的仪式,表达了人们对福的普遍期许。

所谓惜福,就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上天赐予你福气,你一定要珍惜。我想,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,这种优良传统也要传承下去。

百代啊,花花都吐蕊啊,福福都有享啊……”乡村古厝老屋的建筑上也有有福禄寓意图案。我高祖三兄弟合建的“三堂厝”,青砖墙上雕着蝙蝠,门楼的雀替上刻着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图案化的寿字,称“五福捧寿”,柱础石纹上雕着缠枝葫芦(福禄),雕花窗上雕着鹿和葫芦(福禄)。

现在,我再一次仔细审视了“福”这个字。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写道:“有工夫读书,谓之福。”这是关于读书是福的经典论述。如果能有一个安逸清静读书之处,那岂不更是福上加福。我就有这样一个乐享清福的地方——桃花溪。

乐享清福

□汪震国

这样的环境里,不管是阅读或是闲坐,都将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时光。于是从那里以后,我便每隔三五地独自一人来到这里。为了给自己的行踪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,我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桃花溪。

桃花溪离我租住的农舍并不太远,散步顶多二十来分钟。每次来桃花溪,我都会坐在溪边静静地读上一会儿书。由于这里地处山谷深处,森林和群山的阻隔,让喧嚣的人世之声很难传递进来,手机更是没有了一点信号。在这样清爽、静谧的氛围里,人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一直以为,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一个安安静静地与书为伴,在无人打扰的境况下,任由读者和作者的心灵进行着无声的对话。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,我们的思想才会被激活,也才会在深入的思考中有所斩获。

就是在桃花溪读书的过程中,我的创作思路也渐渐发生了转变。我开始将目光转向大自然,在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的同时,开始与溪水、森林对话,和飞鸟、虫子交朋友。正如俗话说,“福至心灵”。一个人的福运来了,心思也自然变得灵巧起来。有文友问起我创作找到了什么秘诀,我笑答说,我有一块福地——桃花溪。

有尖锐的矛盾。一个人一辈子都在造福,到了老年,你就有资格享福,享受子女的孝顺和社会的赡养。德与福是相通的,积德能培植福气。你为儿孙积德,你的儿孙就会受你的福祉,生下来就有福气。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福文化,一套非常完善的道德体系。

新年到了,我们祈求上天赐福。新春祈福有相对固定的形式,各地不一,形成丰富多彩的民间祈福文化。这种祈福文化来源于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。闽南正月有跳火盆的习俗,白天迎神赛会,夜间在广场上堆起高高的稻草,燃起冲天的焰火,然后抬着轿子从高高的焰火上跳过。这些都是新年民间驱邪祈福的仪式,表达了人们对福的普遍期许。

所谓惜福,就是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上天赐予你福气,你一定要珍惜。我想,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,这种优良传统也要传承下去。

十六年前,父亲猝然离世后,母亲亦日渐苍老,发似白雪。我眼睁睁又无能为力,不免时时焦灼。母亲察觉了,安慰我说:“人都有那一天,我还吃得下饭,还闻得到花香,已经很了不起了。”说这话时,她很坦然。有一回,吾母坐檐下与姑娘喝茶聊天,很随意地说道:“子女有智的吃智,无智的吃力。我不愁什么了,不管什么时候闭了眼,我都有惊了。”姑娘说:“是啊,现在你是大福人了!”

是啊,对父母亲来说,子孙平平安安,有智吃智,无智吃力,他们就心满意足了,就是最大的福了!

福是什么呢?千人千言。我走到阳台,看到左邻右舍的窗上都贴了大红的“福”字,我的心也跟着温暖喜悦起来。

惜福

□李集彬

知足即福

□肖爱兰



若要给“福”找一个色彩,红色应是最恰当的。不仅“福”及诸多代表福意福韵的语句,通常都落于红纸之上,更在于“福”与“红”早就相互交融,甚至单纯的红色就能够象征和代表“福”本身了。我们常说的张灯结彩,就是以悬挂彩绸或打个花样的红结,来呈现福气与喜庆。福以红为象,红为福达意,红红福福,“红”一直是“福”合格的形象代言色。

日常生活中,以红代福的实例很多,如签红、标红、染红、包红,值得我们了解一番。

签红,就是在礼品中搁一小张红纸,在早年的礼尚往来中很常见。过去礼盒尚未盛行,人们常用普通的布袋袋或自制的简易容器来装礼物。为了表示隆重,就以一小片无字的红纸进行“声明”,就连送鸡鸭等活禽,也要在笼子上面贴一张红纸条。既有装饰作用,让礼物显得醒目而喜庆,亦有仪式感,让交接双方心领神会,默契欢喜。签红同样见于年节祭祀,我们把摆到供桌上的东西统称“福物”,红烛、红酒等都自带“福色”,但有些水果和熟食却稍显寡白,如肉、禽、蛋、白粿、糍粑等,此时氛围还需红纸来拉高,



主题·福气